

公开潜伏

石英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GONGKAIQIANFU

公开潜伏

石英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开潜伏/石英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2

ISBN 7-5306-3357-0

I. 公... II. 石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771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2 字数 286 千字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000 册 定价:20.00 元

楔 子

本书原取名《敌人》，并非出自作者冥思苦想而得，而是一日由梦中醒来，更确切地说是似醒非醒状态，一个词儿闯了进来，就是这个“敌人”。

何谓“敌人”？听起来并不深奥难解。顾名思义，凡为军事、政治对立斗争的双方，乃至意识形态势同水火的不同力量，从本质上说都属于“敌人”这一概念。具体说来，如战场上相互厮杀，潜入敌对营垒进行隐蔽斗争，甚至敌对双方出于需要在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激烈交锋……尽管形式可能有所不同，但从根本立场上说均视对方为“敌人”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而本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，却非如上述那么简单，可说是很有些特殊性。他来自敌对营垒，以伪装的面目混迹于该人原先视为异类的一方，但又并非受到何人的明确派遣，只为伺机而动，东山再起。尔后当感到不可能按原先设想行事，又适时变换路数，基本上是充分展现他的表演技能“顺应潮流”，但又始终未被真正“熔化”，却以较为游刃有余的“法术”进退腾挪，以正面的“表现”达到了反面的目的。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特定境遇和特定性格的人物特性，是不能仅以“阶级斗争”这样的抽象概念和“打进来搞破坏”这样习惯的思

维方式所能完全诠释的。

然则,从其行为的效果来看,又是不折不扣地实现了“质量”相当不低的破坏。这是一个特定人物本质外化的必然轨迹,是人性恶十分典型却又极不一般化的充分展现。他在长期的“积极表现”中,完全脱离了原来那个“组织关系”而成为另一方组织中很有“出息”的成员,但只有“丰富”与“发展”,而并无任何的改造。改造是很不容易的。何况该人可能从未思索过真正的改造。

他后来并没有在战壕那边向这边对射,甚至也基本上不再以真枪实弹打谁的冷枪和安放定时炸弹,他的“打人”并非受谁的明确指派,也未秉承上峰意旨去完成某项特殊任务,但他实质上始终在战壕那边,一直在打冷枪;他可说是受其本能所派遣,他时刻在思谋着尽最大可能去完成他心目中的“特殊任务”。

他不仅仅是带着一条残留的尾巴,而是保留一个相当完整的灵魂。也许谁都没有将其视为敌人,但他又确确实实是一个十分凶恶而狡诈的“敌人”。

说到这里,有朋友告知在这之前已有一部作品名曰《敌人》,为免重合造成误会,故忍痛放弃最初命名,将本书定名为《公开潜伏》,乍听可能有点逻辑不通,但如细思之,可能更耐人寻味。

一、我——封得胜

没想到，八路军（现在是公历1947年2月，八路军早已改称人民解放军，可我们还是习惯叫它老名称）来了个猛虎掏心，一个晚上就吃掉了我们一个精锐师。我们这个师在“民主建国军”里号称“小金刚钻”，谣说不及中央军的新一军、新六军、七十四师等五大主力那么厉害，武器装备也不是全副美械化，但也还是能攻善守，绝不是一碗豆腐渣，可是……我们的大本营文汇镇也丢了，趁着天还不算大亮，我驾着一辆美式小吉普车载着师长张泰功玩命地往明光港那边奔，打算和霍司令的主力部队会合。但刚到鞋底车站，就听说东面有八路军的打援部队，那还不是自投罗网？张师长有气无力地命令我：“大兴，算了，就在这儿停下来吧，我……怕是不行了。”

我回头一看，他面色蜡黄，斜倚在靠背上，可靠背上、车座上全是血。我知道他挨了八路一个拿镜面匣子枪的头儿一梭子，当是没打在要害上，可这会儿血流得够呛了。

“大兴，你扶我下去，我想过过风……太难受了”……我只好把他扶下来，更准确地说是把他拖下来了，将他靠在一堆玉米秸上。他两眼无神，就像死鱼一般。我倒不觉得害怕，别看我才二十岁，这样的临死前的半人半鬼我见的多了，我的心挺“喂”！

“大兴，给我一枪吧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行行好，别让我活受罪……”

我一怔：这倒是新鲜事儿，只听说只看见有哀求饶命的，没听说有求人干掉他的。再说，师长平日里待我不薄，就像义父对干儿一样，我也不忍下手。可他又一再哀求我：“大兴，来吧，我不怪你……”

正在这当儿，东面的枪声越来越近，可能是八路军打过来了，如果那样，我也要被打死或是当俘虏；管他呢，既然是张师长叫我打死他的，我就顺水推舟，免得带着他是个累赘。什么恩重如山，什么情同父子，节骨眼上还是我自己值钱。想到这儿，我掏出自己的勃郎宁手枪，就要冲他脑袋开家伙。

“慢着！”

师长这一声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他又反悔了，那我就得硬干了。可我想得不对，他更加吃力地叮嘱我：“大兴，你……日后……要给我报……报仇，跟共……产……八路……”

我还没等他这话说完，就噗的一枪——他的脑袋裂开了。

这时，我觉得自己笑了一下，真的，没有哭。按说我应该心里发酸的，可是我没有，我没有哭这个对我一向挺信任、恩重如山的官长。我笑了。我为什么笑，连我也弄不清。我只想到这眼前的事情不赖我，是他死乞白赖地要我打死他的。可就算是这样，我就该笑吗？反正我怎么也不明白，我也不想去死琢磨它。

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去东面一百二十里的明光港投奔霍司令？不，我盘算着他那边也是麻筋勒豆腐——提不住了。这会儿说不定已陷入八路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我们这个“小金刚钻”师都顶不住八路的攻势，他那两个豆腐渣师更是招架不住，

投奔他还不等于认着去当俘虏？这不是我封得胜的脾气！嗯，不如那样……

对，就那么办！

我这人就是主意坚，想妥了的事就不再回头。我从吉普车里拿出两包衣服，一包是从老农那里买的旧棉袄、棉裤、毡帽头，是为张泰功师长准备化装逃脱的，现在是没啥用了，我跑了几步，把这包衣服扔进一眼麦田的水井里；回头我打开另一个包袱，这里面是我花了一百块法币从一个小叫花子那里买来的，准备情况不妙时化装用的。于是，我脱下身上的军装换上叫花子衣服，将军装包在那个包袱皮里，二番又跑到井边，将这个包袱也扔了下去……

我这才有些松心地走向离这儿不远的鞋底火车站，走着走着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：呀，不行，手枪还在我身上，如果把这枪献给八路，说是自己拣的……或许是个见面礼儿，也算一件小功？可是，弄不好还会引起他们怀疑，自个儿往自个儿的小鸡上抹巴巴，倒落一身臭气。如果把它扔了，也真舍不得！

勃郎宁呀我的勃郎宁，你在我手里一年多了，就是我的心肝宝贝。记得那还是前年冬天，39团的团长不同意霍司令的假投八路暗勾国军，劝张师长说：要投八路军就来真格的，别这么一个闺女许两个婆家，最后落个两头不是人。张师长冷笑了一下，说我考虑考虑，可刚等那团长转身出门，他就开了家伙。那团长一扭身，瞪了一下眼睛，就倒了下去。我赶忙把他的尸身拉走。张师长就把那团长的勃郎宁小手枪送给我这贴身的勤务兵……

不舍也得舍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我一狠心，就把勃郎宁扔进路边的一眼上面架着轱辘的井里。现在还是三九天，农活儿开不了工，谁也不会发现我做的这些手脚，嘿！

快到鞋底车站了，我猛然想到：身上穿的这么破破烂烂，可脸呢，是不是太干净了？嘿，车站西边有一个几户小村庄，好像村民都躲打仗逃跑了，我进了村头一家，先在门外叫了两声：老太太，行行好，给块狗干粮吧！

没有人应声。证明确实没人之后，我走进屋内，在锅灶底下掏了两下，将手上沾的锅灰往脸上一抹，再走进里间，见那柜上有半块破镜片，照了照自己的脸：嘿，这才真像一个臭要饭的了。

我来到火车站，火车早就不通了，但人还没完全跑散，道轨上还停着一个火车头。我先隐在火车头后面偷看了一下：车站对面的一排房子里有八路军的人进进出出，有的还拿着陶瓷瓶，看来是他们的开饭时间。我只装作没瞧见他们，低头来到车站门前，地上散落着好多香烟头，我知道这是两天前我们师37团在这里驻防时扔下的。现在他们除了一个团副被俘虏，其余的官长都见了阎王。我也不管这些烟蒂巴是死鬼抽过的还是活鬼扔掉的，见一个拣一个，都掖进我的破棉兜里。

“小同志，你拣这个干嘛呀？”

一个大粗嗓门这一问，使我心里一激灵。我断定这是问我的，我要的也就是这一出。

我假装胆怯地抬起头来，呵，才看到他的军装下摆。这肯定是个大个儿。可是我没有站起来，只将最后一个烟头掖在衣兜里。

“我问你话啦，小同志。”

他的声音威严中又带着温暖，我要得更是这个。于是我慢慢地站起来，我的头顶至多在他的肩头以下。我假装胆战地回答他：

“我把烟蒂巴剥了，把烟丝卖给镇上的老乡，好过个洋烟

瘾。因为……我知道这里有美国鬼子烟。”

“你倒是挺机灵。”这黑大个儿八路笑了，我觉得他笑得挺憨，一点也没有怀疑我的意思。

这时候，从对面仓库高房子那边，又过来一个小八路，我知道他们是习惯称呼“小鬼”的，还挎着盒子枪，看样子跟我的差事差不多，不是警卫员就是个传令兵。他走近了，我见他长得眉清目秀，脸皮那么粉嫩，看年龄多半比我还小，个头却比我高。

“三排长，连长和指导员叫你马上到连部！”

果然是个传令兵的角色！他只扫了我一眼，还是绷着脸儿，可没表现出大个子排长那般亲热。我一个直感就是：这小子不那么好哄！

“走吧，人都到齐了。”那“小鬼”还在催他的三排长。眼角的余光还在扫着我，好像透视出我内心的几分秘密。

“再待一会儿。”那大个子排长性子挺犟，又一次问我：“你是哪里人？爹娘是干啥的？”他问着，眼眶里好像是泪汪汪的，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股子善心。

“我也不知自个儿是哪的，光知道是明光那疙瘩的。三岁，上爹死了，五岁上娘跟着别的男人跑了，是大娘拉扯着我，后来大娘叫遭殃军杀了，我就成了孤儿，就在明光镇到鞋底车站这一拉溜要饭，拾毛毯，拣烟头儿，这以后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……”

“你姓啥，叫啥名字？”大个儿八路还挺叫真儿地追根究底。

“我小名叫狗剩，大名没人给我起，姓……姓封。”我本来想报个假姓，嘴一惯，却把真姓给报出来了。

“狗剩？这么巧，你咋跟我叫一个名儿？”听得出，大个子更乐了。

“也许是天生对路呗！”我成心给他上洋顺。

“好一个对路！那……狗剩同志，你愿参加解放军吗？”

“咋不愿意，做梦都想着呢。”我要的就是他这句话。“就怕你们不要我。”我故意又试探了他一句。

“谁能不要？穷人的孩子——无产阶级，解放军要的就是这样的。”听大个子排长的口气，就像是已经决定了。

好像仓库那边有人喊叫，那个“小鬼”不高兴地催促着他们的三排长：“再耽误要挨批评了。”他说着，又有点怀疑似地瞥了我一眼。

他俩走了，我恨那个眉清目秀的小八路，他为啥面皮比我粉嫩？他为啥个头比我还高？他为啥对我那种眼色？如果不叫他，那个大傻驴肯定会入我的套儿，说不定就带我去见他们的官长了。就因为这个小崽子明是催促实是阻拦，我的目的才没有达到。

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崽子，我恨不得立时崩了他。可是……我的勃郎宁手枪没了；就是有，我也不能蛮干呀。

我还有机会磨他，缠他，我封大兴——从现在起叫封狗剩，天生好像就有这样一套磨缠的功夫，多少难啃的事儿都叫我办成了。

嘿！

我还是拣我的烟头等那大个儿排长出来，我有得是时间，也有这个耐性儿！

二、你——郭玉虎

你，老郭，真正的苦大仇深。有不少人叫你老郭，其实你今年满打满算才23岁，属鼠的，可你从来不提你的属性，连队里有人会算，算出你属耗子的。你真急了，眼睛瞪得大了一轮：“啥！咱不属耗子，敌人才属耗子哩！”

你这话真不虚，你打从日本投降参军到现在，大小二十余仗，仗仗冲锋在前，退却在后，究竟缴了敌人多少枪，谁也没有准数。有回报社记者来采访，问起缴枪这件事，营长是这么回答的：知道个大概：六〇炮一门，重机枪一挺，轻机枪三挺，至于步枪嘛，反正是足能装备一个排。不到两年时间，立二等功两次、三等功四次，当上了排长，这回打“民主建国军”精锐师，敌人的师长张泰功先是骑一匹黑马突围，被你连马带人打了一梭子，你那汤姆生冲锋枪在遭殃军手里子弹常“拉稀”，可这会在你手里真叫争气，张泰功的黑马倒地，人也受了伤；这时黑影里有人开来一辆吉普车，把敌师长扶上去，一溜烟冲了出去，可后来也被连长带人截击了一下，那辆吉普车又挨了连长的“大镜面”一梭子子弹，侥幸逃了出去，敌师长也不知是死是活……

郭玉虎，你这个名字还是齐团长给你起的。齐团长是胶东人，那地方管打仗勇敢叫“虎”。有一次你独胆掏了敌人团部，

活捉了团长和团副，齐团长就说：“什么郭够盛，听起来多不雅观，就叫郭玉虎吧！”

这回战前开诉苦大会，战友们才了解了你的全部家底：世代佃户，爹在民国三十二年在坡里干活被鬼子抓了劳工，装船送到日本北海道去挖煤，至今死活不知。你娘在你参军后的1946年秋天去赶集路上遭到美国飞机扫射，当时身上被炸子儿炸了几处花，死得好惨！你在诉苦会上哭得不成声儿，你说如果不是革命部队大家庭，你也就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儿。

所以你一听到谁家有人死在外国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，尤其是穷苦的无爹无妈的孤儿，你就打心眼里同情，揪心的同情！

这次在鞋底车站，你碰到了一个叫封狗剩的拾烟头的孤儿，就联想起自己的身世和遭遇，一心想救他。你对连部小通讯员林岳明说：“俺不救他谁救他！”

“怎么个教法？”

“路就有一条——参加咱们解放军！”

“这事儿得请示连首长。”

“连长和指导员准同意！”

回到连部，原来是齐团长召集排以上干部布置作战任务——今晚就打明光港，彻底端掉“民主建国军”司令霍金波的老窝。红二团还是主攻，一连是尖刀连。

会刚开完，你就向连长和指导员提出封狗剩的参军问题。这当儿连长很忙，回说打完仗再说吧。你说打完仗部队就开拔了，那就把一棵好苗儿甩给中央军了。指导员很重视调查研究，问通讯员小林，对那个封狗剩印象怎么样？小林回答的很干脆：不怎么样。连长又问：根据是什么？小林说了三点：那个拣烟头

的脸上的灰尘不像是日久天长沾上的，很像是临时抹上去的锅肚子灰；他的两只眼睛老是眨巴，好像心怀鬼胎；他早不拣晚不拣，单在我们去了车站门口，他就大拣特拣起来……总而言之，是有点假象。

你郭玉虎一听小林这番话，大嗓门就亮了起来：“啥，有假象？小林哪，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害腰疼，不知没爹没娘的孤儿的苦滋味！你当然喽，二老俱全，还有姐姐疼你。可俺知道……”你抢白着，眼圈又红了，还真动感情。

指导员这时开口了：“三排长别犯急，小林提高警惕性也很有必要。说的三条当中第一条需要注意，第二条嘛，眼睛老眨巴也许是他的一种习惯，第三条就很难说了。”

“别犯主观唯心主义嘛——临时拣来的兵我们也是有先例的嘛：长征途中有些放羊娃放牛娃看见红军队伍过来了，扔了地主的牛羊加入进来，有的后来还进步很快。我们的师长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？”连长有了倾向性。

指导员捻熄了烟蒂巴，好像下了决心：“经过最近这几次战斗，部队减员也很大，需要补充一些新战士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落音，你就跑出仓库大门，大步流星朝车站门口走去，生怕那个拣烟头的走了。

“封狗剩，你被批准参军啦！批准了呀！”你扯着嗓门喊着。

拣烟头的没有走，他正等着好消息呢。

你这一声喊，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。

就凭你这苦大仇深的硬汉子，差点评上战斗英雄的三排长，怎么就和那个拣烟头的龟孙一拍即合了呢？谁能解开这个奥秘？聪明绝顶的林岳明能吗？不能，别忘了，他才是个16岁的娃娃兵呀！

可小林这时心里还别扭着——他也恨自己，为什么在要不要封狗剩的事情上，他会成为少数呢？

郭玉虎呀郭玉虎，你遂了心愿，可知连部通讯员小林，心里的扣儿还没解开，难道他的别扭是为了自己吗？……

三、他——林岳明

滨海纵队直捣伪“民主建国军”霍金波大本营明光港的战役打响了。

霍逆所辖的三个师，除一个精锐师在文汇镇已被我全歼外，其余两个师及师部近两万人仍在负隅顽抗。经过半夜激战，我主攻部队红二团已突破外围所有防线，直插霍逆的指挥部——邮电大楼。

这时刻，他——连部通讯员林岳明奉连首长指派，向冲在最前面的三排传达团首长命令：据最新情报，霍金波和他的亲随人等已离开电报大楼逃往码头，即将登轮逃窜。团首长命令三排不再攻打电报大楼，直插海轮码头，一定要生擒活捉反复无常、杀我特派员投蒋的霍金波！

林岳明身背小马枪，跨过几道交通壕，中途还替牺牲了的电话员接通了被打断的电话线，很快到达三排位置。

三排此时已伤亡过半，其余战士被敌人的一挺日式九二重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；三排长郭玉虎也不见踪影。

林岳明没有忽略那个新战士封狗剩——他曾提过疑问但被否定终于编进三排的拣烟头的来路不明的小个子。

他轻声喊着：三排长！三排长！